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三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今歲以老疾上休致之請 天子難其去諭留者再其後請益懇始允之仍 賜之敕以序公之賢而 君臣之義於是為盡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當公得旨之日公卿大夫相與追論公之平生咨嗟之聲相聞而不絕雖閭巷小民亦然蓋為天下惜而非為乎私也既不能留則自館閣臺省與夫門生鄉里爭走文章鉅公家求言贈公以張其事至於郎署庶官則為歌詩所以稱頌乎公者連卷累冊至數十篇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豈

惟近世為然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蓋嘗觀于昌黎韓子送楊少尹序以漢二疏年老辭位去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歎息其賢班史既載其事後世復圖其蹟以楊侯之去丞相愛惜白以為郡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謂二疏未必有是事蓋所以誇楊侯之盛也噫使昌黎生於今日見公之事又當作何語耶且楊侯為少尹特不絕其祿耳今天子念公既詔馳驛以行而俾官屬護送之且令有司厚給月廩而歲有隸人以供役焉

聖眷未已又官其一子俾世其祿焉然猶未已復遣中官持白金寶鏹與夫襲衣往賜于其第蓋其盛如此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於是諸勳戚若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而下以與公同朝久享公之德亦皆惜公去而不能畱者具圖與詩以贈則又兼疏楊之事而有之顧來請予一言予言何足為公重哉聊序公所以盛者而歸之

盛氏重修族譜序

惟盛氏在吳中為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為業當

皇明永樂間見用於朝若太醫院御醫啓東叔大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為郡邑醫官至於業儒而出往往為名進士仕于內外者不絕故人指為衣冠家予少則交其族人獲聞其家世之略以為由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文肅顯于當時功業在史傳世稱名臣豈所謂本深而未茂者歟盛氏之彥曰用陽嘗以手修族譜請序於予而自序其家世以示則益得其詳焉蓋其先唐末有諱璫者初居虞城後仕吳越為餘杭令始家于浙歷四世曰京登宋真宗朝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文肅公則其從

弟也文肅生集賢校理中甫中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卒葬于
汴子孫又家焉仲南生中和中生瑄再世為司諫瑄生岫授
宣義郎當靖康之難與其父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退居吳江
儒林里而盛氏始為吳人後四世曰益乃遷居郡中益生忠元
為江浙醫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絕季子宗仁生寓翁而醫復
傳寓翁生景華在國初就賢良辟獲參大議不仕而歸啓東
則其長子也其家世之可考者蓋如此夫人莫不有所出而知
其所出者則少固其子孫漸微無所於考亦其人不為之考故
耳夫不為之考則其所出不過得於傳聞傳聞之言止於三五
世可也能至於數世皆能歷歷道其名字乎況能道其事行者
乎此譜之所當作不可緩者用陽為此懼而矻矻乎忘其紀載
之勞自本而支衍而別之如序昭穆於宗廟之間秩然不亂其

盛氏之良史哉蓋其譜初修于其先曰錢塘縣尉存誠其先君
子汝德繼修之既四十年而族人益繁用陽於此焉置之豈惟
使後人莫考其先而已將使家乘斷缺而繼志之道衰矣然則
用陽其盛氏之賢子孫哉用陽業儒而精於醫居市中而隱德
甚著其名喧號師省於餘杭府君為十九世云

容菴集序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為事或為古文詞眾輒非笑之曰是妨
其業矣噫彼益不知其資於場屋者多也故為古文詞而不治
經學於理也必闕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
相為用者也鄉貢進士謝君少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
不幸未仕而卒幸其子昞及其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
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文數篇將刻之以自慰蓋君沒

於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為當時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為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睦方為邑學弟子介其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歎君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如何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惟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國朝經筵之設實自英宗皇帝之初其制以儒臣二人進講必以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二人侍班今天子之八年為弘治乙卯又三年戊午吾鄉朱憲副天昭實以御史嘗預其事天昭以其先曾大父三畏公在洪武中事高皇帝給事戶

科侍奉天門說書有詩乃以舊韻追次二首以紀其榮士林傳和成什瀾瀾乎其盛也惟朱氏出自睢陽自宋歷元累世業儒而仕入國朝得三畏公三傳為天昭並以文行列于侍從獲觀聖學於視朝之餘信可謂榮矣是宜詠歌相續而傳和之盛也夫講學之事在臺諫得預為榮若在翰林特常事耳今天昭之子希周弱冠登高科遂入翰林執經講學在上左右有不必紀其事者夫惟以常事不紀吾見朱氏之榮所以為不可及也歟予不及識三畏公而與天昭父子厚善喜朱氏三世之有人也敬羨而書之

越溪盧氏族譜序

族譜之當作固也若世次之遠審而可信族人之蕃混而或遺必作之使近且少焉雖士大夫不以為意蓋以為其族易知不

必作爾孰知數世之後近者遠少者蕃後人欲作之則已無及矣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必惓惓于斯者吾郡有盧氏世居越來溪之上有諱士誠者欲作族譜未果而卒其子綱居鄉業醫恐墜先志竟成之顧其譜自身泝而上之特五世曰青州通判吉始自青州而上有為臨安令者雖見於家乘以其父早孤不知世次遂不敢載其慎重如此可謂不失之誣矣綱有子曰雍修謹好學往年予家居持所業來見已嘉之及是具書以其父所修族譜請題其首由今日觀之盧氏世次之近族人之少此譜不作可也由雍以後子孫日蕃支分派別欲考而知此譜非其權輿歟盧氏在唐為望族名位有極顯者使他人必祖之而伯常於近世不可考尚闕而不書況遠者乎所謂其事核者豈特作史也哉吾是以題之弘治己未八月望日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自昔有國者多備兩京之制然非鑿輿所在特設留守而已未有如當代之盛者蓋自永樂間鼎遷于茲諸署在南京者視國初竝設如故至官有多寡則繫於事之繁簡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輕重之也彼安於除命與乞便其私者固多其人或自以為輕重者其中往往不憚若置之外郡然豈以違遠闕庭不得近天子之光耶或以遷擢不同為言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蓋仕而能盡吾職展吾才雖四裔之遠莫非可居之鄉況周之豐鎬漢之灞漭地美物衆如古所稱佳麗地者乎不然豈若汲長孺之薄淮陽乎則今之南京又非淮陽一郡可比人豈當薄哉或曰蕭望之亦名臣也俾守外郡則不願人亦效望之耳夫望之不願守郡以欲立朝居諫諍之職

也今南京諫諍之職固在且當不諱之 朝言路大闢凡食祿者皆得以建白而不拘於有言責者乎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吏部右侍郎秦公出舒城故族以天順丁丑登甲科至今四十餘年涉歷中外政績茂著而清恪恭謹有前輩風今歲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奉 旨遷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寄大臣合詞舉公擬代 天子知公賢可當斯任即可其奏公感激擇日以行寮長宮傳屠公重其去賦詩贈之諸公皆和之屠公謂寬當有序夫南京 高皇帝建國之地也吏部尚書高皇帝建官之制也 詔詞具在昭如日星惟欲鑒別人才公於推舉以充任用耳蓋視其事之繁簡而序其官秩者今日銓曹之常例也因其人之賢能而無拘於資格者又今日 詔旨之殊恩也有若人焉凡為官長者皆得以奏薦其屬況掌銓曹

之事者乎南京去此雖二千里而遠一疏疾馳越旬可至天子方側席以待屠公得如 詔旨斟酌舉用公可不留意乎寬幸承乏忝佐其事於公之行也以事無大於此者故一言之

啓事餘情序

吏部所掌不一而以銓選為重其制見於 高皇帝所定職掌傳之 累朝遵行不廢然選有急選有常選急選多止數十人不過具疏奏請而已常選率二月一舉行則至數百人其儀天子視朝畢退就便坐尚書偕左右侍郎及吏科都給事中升階進奏奏已 天子特命光祿供酒饌仍命中貴一人視疏所具疏入尚書以下及文選官屬出次闕左旁舍候得 旨乃啓疏填榜揭示于衆其大略如此其事可謂重矣顧此數百人者雖出於先時之所論定然品秩司署繁冗紛雜而欲取具於

半日之間或稽校稍不審未有不舛譌者今四明屠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進拜尚書自弘治丙辰二月掌選臨事優裕事無弗治且以餘力每選檢韻書次第拈三字為韻賦絕句一首與同事者更倡迭和積成巨卷取晉山公語題曰啓事餘情間俾予序予從公後凡二歲餘見公才長而思敏精力尤過人匆遽中往往得句如常時自媿疲勞遲鈍章多不成竊嘗歎服不已而又何序之有比予蒙 恩再入翰林公務清簡念公之意不可久違也乃卒序之昔在春秋之世列卿宴會必命賦詩以觀志君子卽其所向而斷其所就無少爽者況銓選固所謂重事乎 聖主側席有招徠之心群士彈冠有登庸之望使無一語以寫之得不為趙文韓宣子輩之所譏乎閱是卷者毋曰寂寥乎短章不足以備詠歌之數卽其言察其志將必有所得者

詩凡若干首自丙辰訖己未之作皆在後有所得當別為卷賦之公名浦字朝宗以尚書加太子太傅曰鍾為侶公大器曰民悅為秦公崇化曰瀚為林公亨大皆侍郎侶公今擢右都御史秦公南京吏部尚書曰源為季君本清曰砥為魏君秉德皆都給事中本清終太常寺少卿予為吳寬原博以侍郎今兼翰林院學士云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上旬日序

石田藁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鍾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

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絕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
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
盛于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于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
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 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
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
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親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
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
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邈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
之勝賓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
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
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兼
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爲詩辱相倡

和方自愧于松陵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詩
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啓南不出而全平
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啓南詩餘發
為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
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使東贈別詩序

弘治十二年七月闕里災守臣遣人馳奏 天子惻然思所
以慰安先師孔子者內出祝詞擇儒臣往祭而太常寺少卿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海虞李公世賢實承 命以行士大夫爭賦
詩送之而鄉人之仕于 朝者則自成什於是太常馬公宗勉
委予序其首予讀其詩所以致疑於天人之際者深矣惟昔孔
子過宋令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而伐之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天之厚於聖人如此及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為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止人之尊乎聖人又如此然則今者召災之故天耶人耶吾何從而致詰耶公博學多識明乎劉向之說獨不能識此耶雖然是不必致詰亦不必致詰 天子追崇正道宸衷靡寧公惟將使指修祀事以達九重之誠而已惡庸知其他

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漢承秦後高帝與民約法三章既除其苛政及所用人皆重厚長者以革其澆風蓋天下不能戶曉惟示以意向則人自化之考之當時如周勃曹參張相如數輩及其後石慶父子皆在顯位而嗇夫喋喋利口者竟不得用漢之所以治安者非更化用人之力乎自漢以後興者必乘極敝之後尚論其治實而近古

皆莫漢若蓋歷二千年而 皇明興則元政之苛雖不及秦至

于彛倫攸斁所謂夷狄有君特明于此及其季世強臣跋扈弑逆禍作亦止之甚矣我 太祖受天明命肇修人紀思有以

變汚俗一時列于庶位者其間智巧而喜事者初或見容旋復

斥去其儉倭奸頑之徒必殄絕之不使妨吾政令故一時信任

莫非所謂重厚長者往往拔於田野之間置之廟堂之上尊寵

峻擢不論資序其人設有過誤又必委曲保全而下及其家人

皆知 上意而翕然改行淳風既回而天下大治矣求其人

若兵部尚書唐公鐸國子祭酒宋公訥春坊庶子鄭公濟光祿

卿徐公興祖可數者自後則又若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允所信

任特被 恩眷者也公湖之烏程人世力田為舊族洪武初設

糧長郡縣推擇得公每歲率先輸糧鄉民素感公德恐後期累

公無逋負者時方徵富民出仕號稅戶人材 上察公樸直
勤事召至授布政司參議而留治通政司事累遷工部尚書俄
以公過降監察御史欲歷試以練其才遠使者再事皆稱
旨及所建白皆見施行遂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屬復犯公過
引以自責復降御史未幾仍拜工部尚書凡公貶秩則 恩眷
愈重而公奉職益謹卒能全其身完其家蕃其子孫以至于今
蓋歷百餘年鄉里稱仕宦家必以嚴氏為冠公之平生大畧載
于 國史郡志其詳見于鄭庶子王教授所為記可考至是公
之曾孫思南府推官績慮公事行湮晦奉家錄二帙入京謀于
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將刻木以傳蓋太保公嚴氏外孫
也為編次為六卷名流芳錄乃率之來請序寬生與公鄰郡幼
則聞鄉人多談公事至稱其家必曰嚴府蓋重之也顧惟後

寡學恐為公辱而何以為言哉是編凡公居官履蒙 恩旨直
述于前不敢潤色恐失實也次則公象贊及記序碑銘等文而
以南游集終馬集則錄公奉使安南時 敕旨并與其國往復
書于前而紀行詩則使廣西者俱在公喜為詩稿多不存存者
特此又以見公有德有文而漢吏亦有所不及云

壬戌會試錄序

自 國初來見於着令三歲一行必于歲首者曰朝覲曰科舉
而已朝覲即古所謂述職當其時天下有司咸集于京師察其
政績而黜陟之為吏部事科舉今所謂會試當其時天下士子
咸集于京師考其文詞而取舍之為禮部事 皇上御天下
之十五年為弘治壬戌之春朝覲事畢次及科舉禮部尚書臣
傳翰等上疏言故事會試當用知貢舉官臣瀚與左侍郎臣張

昇右侍郎臣焦芳各以事不預請簡其人以充於是吏部右侍郎臣王鏊特奉 命攝其事臣寬適承乏翰林則 命偕侍讀學士臣劉機充考試官其同考試官為侍讀臣白鈇修撰臣朱希周臣倫文叙編修臣羅欽順臣陳瀾臣葉德臣豐熙臣劉龍檢討臣劉瑞都給事中臣屈伸給事中臣徐忱員外郎臣張天爵主事臣楊子器臣冒鸞監試為御史臣張綸臣余本實餘自提調以下各執其事於是士自舉于鄉人累科來試者及先是從乙榜分教于外限年許復試者總三千七百餘人論經量地取之必均然亦未敢專也則具數奏請 聖裁已定始按卷啓封列其名氏而榜示之又擇程文刻之臣寬謹序其事蓋臣觀于今日士至數千可謂多矣及所取士止於二百其數不及什一亦可謂精矣精則皆其人而無不得者春秋癸立之會四

命曰取士必得彼所謂得特伯者之佐耳卓然 天朝稽古建官惟賢惟能始克任用其盛與三代竝稱何五伯功利之徒之足云耶然自古之賓興法廢舍德與行惟于藝而考之文詞亦藝也出於心思而著為手蹟猶夫言也惟于言而取乃可疑焉蓋昔孔子嘗使門人言志矣他日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觀其行矣又曰察其所安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既聽其言必觀其行既觀其行又必察其所安乃已今之取士徒據紙上數千言能合乎理通乎政務而文采可誦以為能盡其人可乎仰惟 皇祖立法萬世常行而於科舉一事悉罷前代詩賦諸科必以明經為本端其習尚已為近古至 廷試復 賜之策問以觀其志既第其人則授以官授以官則試以事試以事則考其績其在外服

而來朝者又使各述所職以察之是故取之於前者雖據乎文詞考之於後者必本乎政績實與古敷言試功之意同則其人亦何所掩哉惟今歲當述職之餘上特詔吏部進退人才必考驗其實以為勸懲繼自今凡入官有異等者必蒙宴賚以榮之且將超遷以顯用之否則黜絕之殆無所容又與古慶讓之意同臣竊幸從史官後敢特書 聖政于會試錄首以示士子且以播之天下也

慈溪姚氏家乘序

浙東稱舊族有慈溪姚氏其先為越州人在宋曰嗣宋者仕慶曆間為潯州守再世曰溱始遷慈溪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族人益蕃故廣東參政堂其裔孫也考其先可知者上至十五世為族譜譜成殆四十年于此其從子廣西僉事鏞續修之又下

及三世曰譜則備矣惟先世自元國子助教登孫而下文詞多散失幸見於板刻行世者猶存一二至自宋以來名公文詞為先世作者亦多存焉別為集以次於譜之後若近世所受累朝誥敕尤有光於家世者則謹錄其文以冠于集之首總名之曰家乘以參政公守蘇時予猶為諸生而其子鄉貢進士鈺舊嘗同學之故來以序請夫自魏晉以來人重門地延至于唐山東諸族往往以婚姻相陵或舍其鄉里而妄稱或棄其祖宗而他附其弊至此夫古之得姓必始于聖賢及諸侯大夫後雖別而為氏自非若漢唐賜姓以亂之特有盛衰嗣絕之分耳故有得姓之家必有受姓之祖其理曉然如妣之得姓本出於舜越中尚名其邑其後子孫散處天下而曰思廉曰元崇尤顯于唐為當時名臣今皆不之祖斷自潯州府君始所謂據其可知

者其派的而正其事核而明足以傳信于家雖其人不甚慕着然處者有隱節而多行義出者盡官守而多材能其由科第為儒官者不但能立師道又多擅文名于一時若參政公更登甲科為廉吏吳人至今稱之今僉事君繼起又賢而有文頃以禮部副郎推擢憲臣提學將以經學指授一方為朝廷作成人材後之人自足以祖之夫家乘一家之史也僉事君作而成編其有功於姚氏甚大是宜序而及之

劉文恭公集卷第四十四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於公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嗤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續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掩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宦相承入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為人儉質無



華而少玩好靜退不諂而絕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爲工往往於和平醇澹之中而有溫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爲似其爲人馬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爲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爲之以寬居同里及仁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寬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顏色而已今幸得其書退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鮮按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閣尚寶卿榮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及見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官亦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已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亦莫不

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歿後數年天子念公爲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于學官知德者以爲合於公議云

同年三友會詩序

成化壬辰登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可謂多矣自壬辰至弘治癸亥三十二年亦可謂久矣前乎二三科其年益久則宜其人益少然未有少於壬辰者蓋仕者僅三十人仕于朝者僅三人寬與工部左侍郎湯陰李公鏊時器右侍郎德興張公憲廷式而廷式又分司於外歲惟一至而已今歲廷式既至三人者相語曰聖天子方膺萬福又幸四方無虞三邊少警且朝廷舉燈假故事與臣民皆樂吾三人更不接杯酒以爲一日

歡所謂同年會者不幾於廢乎乃正月九日初會于時器宅酒
半時器出松竹梅三物于盎致席間以為玩曰此昔人所謂歲
寒三友者今日殆似之相與一笑十四日再會于家二十日三
會于廷式公館館為建安楊文敏公朝房即所謂聚奎堂也凡
為會三人者性皆不飲終席醒然清言不窮善謔間發歡冷累
日契好益深退輒賦詩以紀其事又以齒為序即三物各占其
一更倡迭和不覺成什噫往歲為會座客滿堂起坐誼譁勸酬
淋漓若以為樂惟夫人之衆也情話不交雅音不作闐然而集
闐然而散不啻市人之于朝暮者孰有旬日之內為三會之頻
三會之餘得諸詩之富者乎況禮不忘恭樂不失正以道義相
期必託于言以節操相勵善取諸物豈以酒肉為事求一餉之
樂如聚蠅蚊為昔人之所譏者乎乃錄其詩請國子典籍陳啟

陽繪圖以冠而寬復序之人藏一卷傳之子孫以講世契亦足
以有徵也

五同會序

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茫然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
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
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
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內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
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
今南北內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率盛於天下
今之顯于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
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
為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人輒具酒饌為會坐以齒定談以音

諧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與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于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綵妙繪事俾寫為圖飾為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于左者為予竝坐者世賢前行者為王汝次濟之又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髮蒼顏頽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為會不已未幾王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高又將引退雖後之來者當復盛予固不可得而待也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大率仕三十年耳後世入仕不限以年若致仕則與古同不特三十年矣因其仕途之優近制凡年

六十上下俾不得仕其退之之易至此非以後來選人積滯為此一時疏通之計乎然固有進之之難年踰五十遷延銓部而不得仕者及入仕有未及三五年而遂去者矣仕途之窮又至于此蓋以年論者待群吏然耳若大臣則不拘乎此而久任之自漢以災異策免三公於是大臣去位恩禮衰薄至身不能容書之史冊為千古之恨夫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其遇災異也心不自安固難立位乎其自處之道固宜然豈上之處其人哉蓋當擇其人於將用之時不當黜其人於方用之日擇而後用用之必久待之自與群吏異等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惟其人其退自有不得而易者頃者大臣上章請去者五人上重其去降 溫旨慰諭之已而且許之五人者其一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林春坊

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音闡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
為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
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
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風顧公夙夜在公籌度
國計而其勞亦甚 上所以終憫其情而許其去也歟彼以
適有星變而疑舉漢故事者世道方升監于三代一時敝政果
足取法耶五人之去皆被 恩典公得加太子太保尚書如故
且令有司行優老之制仍 賜之敕所以褒美者甚至曾謂漢
世有是哉公卿大夫於公之去羨而惜之者不能已於情亦不
能已於言也相率作詩送之鄆城侶公以都御史代謂予與公
僚契最久也請序其首不敢辭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項予奉 詔修大明會典凡今甲所載諸司送上者得以編覽
仰見 高皇帝立國之初經營締造日不暇給而右武之時
於兵戎一事尤勞 聖慮益府衛統成什五團結營屯聊比

城隍環護至于旣牧器械之類亦無弗備所以安內攘外居重
馭輕以成萬世之治者其事皆掌于兵部可謂任之重者矣自
永樂間定都于北而兵部所掌如故益王蹟肇基所以建不拔
之業垂無窮之統者在此於是其地稱南京 朝廷特敕勲臣
一人專總機務即周之保釐唐之畱守之意而兵部尚書獨得
參贊其間可謂任之益重者矣故南京竝設六部而兵部為要
者其官等其任重也今歲兵部有尚書之缺 命吏部集大臣
推舉得本部左侍郎洪洞韓公縉紳交賀皆以為得人蓋南京
倚江帶山地大物衆遠距三千餘里然 朝廷視如三輔無東

南之憂者特以一二大臣坐鎮之耳夫法不務乎紛更威不尚乎姑息復世俗于淳厚識事變於幾微使人相生相養而不知其功者惟簡重清恪有雅量者能之而公實其人此今日以爲得人也或以公有是德器且達于政事勤于問學宜留以近天子助治化顧輟之于外可乎夫南京不宜以外視固舊都也有機務有兵戎之事所謂任之重而益重者他日 天子念公久勞于外直以 御墨數行 召公還 朝亦何難之有於是少師馬公及侍郎梁公與公有同僚之誼旣得諸公贈行之作乃以序文委予予與公相好惜公之去亦不能留也聊書以俟

衢州府志序

衢州府舊有志自元以來亦旣屢修之矣今太守姑蘇沈侯復

修之者何蓋歷歲旣遠雖山川如故而疆域或分況田疇開闢而戶口或衍與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興廢賦稅之厚薄物產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於復修乎且舊志府與縣分載其事若無統屬侯復以爲不可於是致仕教諭開化吾君尋始承侯之意檢閱故籍搜訪近事以終之而教諭西安吳君夔復助之而成此編得若干卷侯以考績至京來告云凡衢之人之游於斯者數輩皆以序文請夫衢入 國朝隸浙江爲南境土沃民勤彌稱善地若名臣賢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論惟 宣聖正宗越自魯地從宋南遷賜居郡城巍然廟祀故衢雖列爲一郡實與闕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舊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謂善而已侯少與其仲連登甲科並通朝籍及出守于茲嚴於持身而勤事愛民治行甚著顧郡事繁冗而路要衝

獄訟驛使紛然盈前鞅掌之餘方爲此志其高於俗吏數等矣而彼之爲俗吏者自以簿書爲能必訾以爲不急之務抑孰知其所以爲急哉孔子以夏殷之禮能言之而歎杞宋之不足徵者以文獻之不足益文獻之所繫如此然則今日衢之文獻足矣後世其亦有所徵哉

山東泉志序

山東泉志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友徐公仲山官水部時治泉而修者也首載諸泉而以泉圖冠之次河道泉所入之地也次堰壩泉所行以障之者也次涌泉所入以節宣之者也次題名其官皆爲泉而設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爲泉而作者也總名曰山東泉志山東者後世之所稱古齊魯之地是也公以志宜有序間以書來請夫泉或出于山或發于地天下有之不

特齊魯之地而齊魯諸泉浚之獨爲有用者以漕河近其地惟浚之則收其利可以運載以足乎食也若孟子謂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惟掘之則去其害可以樹藝以得乎食也夫水之與泉其大小不同其利害可得而言也公自蚤歲讀書已識治道及登甲科分司于外究心泉事竟成治績自是出入勤勞賢名益起遂從方岳進擢內臺奉 命巡撫復臨山東則責任日重非治泉比旣於民事益加容心其流惠澤以利乎人者亦豈泉之比哉憶在成化間公方治泉而予適上京相遇于濟盃同謁孔林行經泉上已歎其督治之有方及公受代而還則出所謂泉志者相示今計其時已踰二紀而此書猶存豈意復爲序其首耶執筆之際而感慨係之

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弘治十六年六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等上言 宣聖孔子
之後自漢以來累加封典至 國朝以其嫡裔一人定封衍聖
公專奉廟祀所以褒崇之者益重今六十二代孫曰聞韶次當
襲封謹奏 上若曰崇儒重道莫先於孔氏其亟行之事下
吏部遣官詣闕里傳 召命乃是歲九月公乘傳至入 覲已
有 詔聞韶其襲封衍聖公如制公感恩擇日上表陳謝如儀
他日 上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中貴人持玉帶一麒麟
文綺一以 賜仍畀之 璽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
宿衛將校至都人士見老莫不稱歎曰 朝廷待宣聖之後其
盛如此吾等何幸身親見之越月公十日將還館閣自少師劉
公而下以皆誦法孔子獲見其後際盛時被盛典相率為詩篇
以贈詩成以其序屬之寬寬愧而謝焉不獲則亦何說之有益

自有載籍以來莫古於六經其次為論語為中庸又其次為家
語其書皆出孔氏乃天下萬世之所傳者也是雖非孔氏之所
得專則固出於孔氏者也惟其書出於孔氏為孔氏之後者必
先傳焉夫其先傳者為六經為論語為中庸為家語舉諸子百
家之言雖廢之可也他尚何以加之今觀諸詩之義亦惟稱歎
其盛而已未敢有助於公意蓋出此然公於是試一讀之必思
所以仰答乎 上自不能已雖謂詩之有助於公亦可也若
如其先僖對漢章帝之言此乃崇禮先師尊崇聖德非臣一家
之私榮則亦誤矣蓋章帝作樂以祀孔子是固為孔子也推其
世澤而榮其後人為後人者其復以僖之言自處乎聞韶為公
名其字知德生二十二年矣為前衍聖公以敬之子今太子太
保長沙先生之壻莊重靜默動止有儀人以為得內外之教云

送陳都憲王汝赴南京詩序

頃予與鄉人之仕于朝者姚城陳王汝海虞李世賢松陵吳禹疇震澤王濟之爲五同會葢襲睢陽之意而循洛社之例職務之餘期月一聚飲以釋其勞相樂也未幾王汝擢左副都御史于南京因歎良會之不常感樂事之難久有不勝其慨然者於是王汝行予作詩贈之世賢而下和之凡與王汝厚而能言者復和之詩旣成什有謂王汝之去一人耳而留者四人四人猶足以樂而一人離群索居其必不樂可知此殆未知王汝者夫南京王汝疇昔游宦之地也公署所在左山右湖極其勝槩聖祖之所肇建以爲法官引觴之助見於奎章可考謂王汝爲不樂可乎王汝且多雅懷善吟詠清時佳景觸目皆詩至若春水方生涼風或發率甲士泛戈船練兵于龍江鷺洲之間如

漢昆明故事先警所至盜賊屏蹟上下千里居民行旅晏然無警以盡職務以揚聲名謂爲不樂又可乎文事武備兼于一身且爲王汝壯之豈特樂而已詩宜有序予於五人中年最高故書之

重慶劉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非特觀其族之盛亦繫乎世之盛而後作也凡譜皆藏于家惟歐蘇氏之譜見於集中遂傳於世今以蘇氏論之自唐爲蜀人既有文如老泉者而老泉復有子如軾轍者考之當時宋興平蜀已百六十年居民樂業文治大行地雖險遠而蘇氏之文章已盛于天下譜之所作宜其時矣葢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相保況宗族乎及世已定始得全其生保其家久之族人益蕃而又得有文者出譜之有作固族之盛而然亦世之

盛然也自元季之亂湖湘之人往往相隨入蜀為避兵之計

皇朝應運以次削除群雄而王蜀者自若乃洪武四年

天兵始平之蜀固樂土也當是時劉氏有自興國而來曰珉一

府君者遂定居重慶之巴縣蓋百五十年于此矣傳六世有登

成化己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為才御史御史君生三子曰

春曰台並首冠鄉解春登成化丁未進士第今為翰林侍讀學

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第為禮部主事皆以文行稱于士林若

族人成材者尚多劉氏故有譜遭亂散失莫能究其先世特里

巷呼為大袖劉氏益以其先業儒而服逢掖也至是御史君始

復作譜近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

為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寧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自見於譜

例譜成學士君請序於予噫劉氏其盛矣 皇朝之盛不於此

而驗乎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文集中或病

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

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

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

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為定論其

亦難矣蓋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

之念此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

論者逞畀以為高山奇以相勝人自為說不肯附和如法家之

斷獄得其情者固多或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

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為非聖臣如馮道猶以為賢史

家集卷四
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澹出江南大族好為
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
學何足以知此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
予猶恨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
耶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
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
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
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
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
又其自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

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
為刑部屬山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
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
雲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
輒瞪目為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
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沒而徐
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於公為後輩
而託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
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
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亾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
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
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

者如得其為人則又奚以多為哉

西潭詩藁序

故黃州守華亭陳君一夔性喜為詩自為刑部屬吟詠不以公務廢退歸私第不問家事意惟在詩或朋游聚飲衆方舉盞誼誼獨凝然注目其意亦在詩也一夔為人清儉靜厚治獄不苛鄉人服其量隣家感其德藹然君子人也嘗以年勞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未行俄與同官數輩坐事降外任去為瑞州同知居三年有惜其困者遷高州守高州在嶺南為蠻夷瘴疫之鄉官雖稍遷意更不樂復有惜其困者移守黃州及聞命則已病矣竟卒嗟夫詩人例多窮其言果可信耶一夔在刑部時所與倡和者有餘姚陳匪之崑山秦廷賢黃巖王存敬吳江趙栗夫其後匪之調官死廷賢存敬皆擢官遠方亦死今獨栗夫在

尚留滯浙江提學多窮之言於是益信一夔與予相好公暇過城東必造予園居徙倚樹石間輒留詩而去其號西潭用以名其藁嘗持藁數冊委予序後聞訃竊悲其不幸至此不忍發而視也顧其子悅屢以書來促曰先人傳家無他物惟書數百卷詩藁數冊而已幸哀其窮而卒書之夫窮而後工又歐陽子之言自一夔赴瑞州及入嶺南悅復輯其詩為二冊夫其窮益甚則其詩當益工予又安忍視之特書此以慰一夔于地下且以為悅孝思之慰云爾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今之登進士第者多為同年會然莫感於初會之時其其人皆聚於京師方釋塲屋之累而觀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華而無簿書之冗一日張筵合樂舉觴勸酬其情豈不暢且適哉弘

治壬戌登進士第者三百人乃八月廿二日會于城東武學循
故例也夫 國朝令典進士傳臚之明日必 賜宴于禮部其
會尤盛然出於 天子之命公卿百執事之臣皆在又有勳
戚大臣一人奉 命主宴于上終宴無敢言議者故其會也以
法若夫斯會則坐以齒序初無甲第之拘飲以量醪不必監史
之佐熙熙然意氣相得契好相敦故其會也以情情之暢所以
濟乎法之嚴惟法之嚴所以益見乎情之暢也歟是會也衆推
張龍汝言爲醪首他日借會中數輩來告曰凡爲會必書其人
大畧與所授官刺之爲小錄亦近例也幸忝門下士敢以序請
予未暇及又二年復來告曰同年授官且徧矣爭欲得一編以
藏願卒書之若進士之制有登科錄以傳于天下有題名碑以
樹于太學所以重其事者豈爲其人誇詡之資哉亦欲覽之者

警動於心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夫二人至少而猶有
師況三百人之多乎其人善不善固吾所以爲勸懲者也今三
百人一爲會之間即成此錄而必繫其官官有內外皆爲

天子分治政事出入迭爲不終其職然而卒有內外之分以美
不美爲言者此流俗之見也故覽是錄曰某也官美不必羨也
不若論其人之善善吾效焉曰某也官不美不必厭也不若論
其人之不善不善吾不效焉使其人官美而不善非惟不羨也
且厭而不效矣使其人官不美而善非惟不厭也且羨而效之
矣蓋官之美不美在外者也人之善不善在內者也君子將重
其內乎抑重其外乎亦不惟其官惟其人可也然則是錄雖若
簡畧然資於吾者多矣昔司馬文正公序諫院題名有忠詐直
回之語今是錄亦題名類耳乃特發文正公意以告諸君惟勿

以詞之費而少省之則幸矣

堯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四

堯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五

序二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蘭溪吳令濟告予曰經之內兄趙叔敏氏宋清獻公後也其六世祖諱景文者寔公之七世孫自太末來主蘭溪簿因家焉母吳氏經之姑而先禮部府君之曾孫女也吾姑蚤失所天而能教叔敏以下三子至于成立今叔敏生五十年矣隱居于家樂善好脩鄉稱長者而有子庠為邑庠生學且有成吾將因叔敏始生之日慶之或者拘以三壽之說謂其年數未及乎此而慶之無謂子以為何如予曰令濟曷不觀諸記禮者之言乎人壽以百年為期故禮自年曰期五十者百之半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一歲譬之五十以前



歲之春夏也五十以後歲之秋冬也此其天時之遠近長短雖不同而其理無不同者然吾遂得以人事譬之則莫若治田為切夫治田者凡所以履塗泥冒風日以勤動其四體者皆晝之所為也至于夜則休息而安矣凡所以反土而耕去艸而耘以培植乎百穀者皆春夏之所為也至于秋冬則穫而食矣今叔敏之播德于家種德于躬至于五十年之久猶治田者之勞於晝於春夏者也自是而待逍遙乎杖屨飽煖乎肉帛以備享諸福至于百年亦猶治田者之逸於夜於秋冬者也夫然後月可慶也時可慶也歲可慶也奚必下壽中壽上壽而後可慶哉則是慶也非慶之始歟且吾聞之清獻公之為人也以寬厚仁恕為宋名臣竝時若眉山蘇長公稱其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而至今閭巷小民皆能道其名字其德之厚可知趙氏之田可謂美而腴矣又況有若叔敏者竭力鉏耰於其上乎吾見公之遺者不惟可以飽叔敏而且及其子孫百世而有餘也則是慶也又將為後世之慶之始歟今濟白諾吾其慶也

借壽堂詩序

借壽堂者林君朝信與其弟廷孚奉其父守軒先生其母夫人夏氏之堂也堂之作久矣今年朝信考大行人最擢監察御史其父母之年適皆六十其生之朝適皆冬月心竊幸二親之俱存而錫命之封來且有日此借壽所由題其堂也於是京師諸縉紳相語以為此林氏之盛事不可不聲諸詩一時大篇短章鏗然竝作總得若干篇朝信來請予序之予憶家食時常過林氏之居居邇邑治胥徒號呶間聞書聲琅然竊異之入其門升其堂弟子數十人列誦左右甚恭一人方冠古衣而中坐者

守軒先生也揖予入坐顧堂之前楹揭守軒二大字予因指而問曰先生之所守者何哉曰守吾職而已予又向曰先生之職若何以守之曰布吾衣墨吾居犁五亩讀吾書而已矣雖然豈惟吾之職哉推而言之天子有天子之職諸侯有諸侯之職卿大夫有卿大夫之職天子守其職則天下安諸侯守其職則國安卿大夫守其職則家安士庶人守其職則身安身安則可以保手足完髮膚而天年全矣蓋予昔之所聞於先生者如此今者朝信之請其言固於是乎驗然先生之所以全天年者固驗於所守之內而他日之受天恩又有得於所守之外者則孟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言不於是乎又驗哉彼夏夫人之行不出閨門吾固不得而知然以先生之爲人知其必有妻也諸縉紳之詩所以發揚偕壽者至矣吾固即守

軒之說以著其偕壽之自云

壽賀感樓先生序

先生長於予能忘予年而辱與爲友其於文事相我學我者多矣及予官翰林與先生別者三四年又不忍疏予數貽以書所以相我導我者又不止於文事予媿乎其言也今年其仲子恩以京闈解元來試禮部予問先生起居何如曰猶前日也談笑何如曰猶前日也飲食步履何如曰猶前日也則旣爲之喜及問先生之年曰六十矣其生之日曰二月廿又一日也予念無以謝先生者欲爲文以祝願其壽則莫若稱述其爲人也蓋先生之先有曰公宣者仕國初爲大理評事居官廉平能以貧乏遺其後人生復菴府君復菴生先生其貧乏自若少乃教授里中講說義理輒旁引曲譬以開諸生非世所謂句讀師也搯

筆為文章一法廬陵南豐簡約而理足平易而味長知言者與
其文平生不信浮屠不尚巫祝凡邪妄不經之事一切屏去曰
吾知盡人事而已其治家歲計月量卒致饒裕厚於御下故童
僕之職益修儉於自用故賓客之奉不絕常慕鄉先正范公為
人欲為施貧活族之舉若待其弟常之曲盡恩意尤人所難及
者教養諸姪與其子等里中薄俗為之一振知德者又與其行
夫大理公位不酬德弗究厥施先生以文行承之能不愧為其
孫孝也解元君方將擢甲科登貴仕以大究厥施先生以文行
啓之能不愧為其父慈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先生殆詩
所謂君子耶則壽至于期頤皆自致者而亦何俟於祝願哉予
故特稱述其為人

壽陳未菴序

陳未菴先生少與其兄醒菴先生同侍其先太史公居京師一
時館閣諸大老皆及識之故其聞見博而學問多翹然為吳中
士林之望其生永樂壬辰至今成化乙未年六十四矣寬少未
菴餘二十年辱有斯文之契而濶別以來思所以壽之者益嘗
讀醫經曰八八則齒髮去夫齒髮去者衰之極也未菴之生適
惟其時矣然予聞其狀貌若不相符者豈岐伯之欺我耶不然
其所稟之異於人耶不然其所養之有道也蓋岐伯又曰上古
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委
作勞形與神俱此攝生者之論所以養乎血氣者也孔子曰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乃獨置血氣而不理方以會得為戒則專事
乎理義者也以理義為事非養其心者乎故孟子曰仁義禮知
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若然則形與神俱有不足言者此儒者之効也非攝生者所知也夫未菴儒者敢以儒者之言為壽且以明其所養者有道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序

成化丙午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方巡撫山東遣人馳奏于朝曰臣明年年七十矣於法宜得致仕謹具疏以請上念公久勞于外詔允之且俾乘傳還鄉人以為榮公既抵家與其弟時正處益相友愛鄉之士大夫從公游者杖屨不絕而公既解政務心神益閒適往來山水田園間飲酒賦詩甚樂也蓋與昔人所謂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公生以四月二十日先是時正以其子虞官于京師也俾請諸詞林先生作詩為慶而以序文屬之予予幸託交於公實知公平生大節一二因試

述之公温厚君子也當其立朝然能言人所難言與為人所不能為者蓋為御史時武臣有矜功者則抗章極論而無所畏憚為刑部侍郎時閹人有黷貨者則閉門自守而無所諂阿其特立之操雖素號剛直者或不能及是以與世多忤其身朝置於臺省廊廟之上暮已在於郡縣方岳之間而徊翔于外終老以歸也然公之心雅不以內外為輕重所至盡力民事如恐不及固有去任之後逾數十歲道經其地民猶相率枕藉車下而遮留之者及其出而巡撫則公黜陟均徭役至活飢民數十萬口而不自以為功此公所以壽者歟夫公之壽亦未暇論予獨愛公前日能全身而歸榮被恩典進退之際無平不善彼為富貴所累之人不啻如陷泥塗中仰望公于青霄之上而不可及有不勝其歎羨者矣詩凡若干首因序其上以及予之有感於

公者併書之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宜興
 徐公以年七十具疏請休致大略謂臣居官四十餘年夙夜驅
 策苟免過愆今既衰老若復貪戀寵榮不自引退恐犯不知止
 足之戒疏入 上不允若曰卿先帝舊人以遺朕用者何遽
 引退且有德望老成輔導年久之褒仍令風雨寒暑免朝以優
 禮之公聞 命感激不敢再言遂強起視事物公之請老也士
 大夫相與歎曰今之人名列仕版雖末秩微祿不忍舍去公位
 三公之尊享萬鍾之富顧以盈滿為懼欲退居田里以全晚節
 一何高哉及 命下又相與歎曰昔之大臣不厭公議固有使
 致其事者今則勉留懇至視之真如左右手惟恐一旦失去其

恩禮所施又何厚哉然則公之所以自處與 上之所以待

公者可謂兩得之矣乃七月二十一日為公始生之期先時公
 率不受賀有言于公者曰耆俊之重於世見於詩書傳記所載
 久矣公年七十為 國元老獨不宜賀乎且所以賀之者非特
 為公一身而已書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
 子尊居于上者也非大臣納誨輔德無以成歛福之功庶民卑
 處於下者也非大臣宣化播德無以獲賜福之利公居廟堂之
 上雍容自如校其勞若與百司日進章疏陳政事者有所不及
 然一言之入所以潛沃 上心默相治道而天下之人陰受
 其賜者益不可以數計則公之壽豈不為 上下賀哉其賀
 不已大乎自茲公其贊襄密勿康強期頤 天子仰成永綏
 乎邦國庶民樂業長保平室家其賀不已遠乎既已言于公寬

輩幸有鄉邦之雅辱公之愛不敢以私自遠也倣古詩人之義致祝頌之詞而勉爲之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鄞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佶公同生正統庚申至今弘治己未同躋六十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右侍郎睢州李公右副都御史臨淮顧公及予七人即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賀觴豆旣陳冠裳輝映勸酬交錯俯仰有容及就坐清風習習入窗檻來若破新暑酒政斯行樂音具舉談笑歡呼起坐成旅情好甚洽賓主盡醉皆以爲自有壽筵以來無若此盛

者予忝預茲集乃首賦四韻爲倡諸公咸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作又咸和之皆以爲自有壽章以來亦無若此盛者一時觀者相與稱羨以爲三公官爵尊顯福履隆厚豈非當朝人物之傑出者歟予曰是固然然三公所以致此者亦豈易哉當其蚤歲刻厲學業始登甲科及旣入官朝廷歷試以事累建勞績始列大僚然位益高則責益重故夙夜在公鞠躬盡瘁惴惴然以恐掄擇人才以任庶事恐瘵厥官劑量儲蓄以資國用恐厲厥民振揚風紀以率群吏恐散厥法仰思未得真有古人終夜不安寢之意是以人見其今之壽耳不知其平生履歷之多見其今之樂耳不知其中心憂畏之至彼僥倖之是圖逸豫之是耽如世小夫之所爲欲享其壽且樂不可得者則所以致此者果易乎哉夫三公所以有今日者固

出於自致亦惟其身之遭際耳蓋生全盛之世立重熙之朝賴
聖天子在上優禮之愈加信任之不貳得以成其壽且樂者不
然亦豈可得哉衆以為然乃更舉觴以祝三公曰願自今躋于
上壽黃髮在位益竭謀猷以副 聖天子倚毗之心三公亦
舉觴以酬曰願諸公同心以輔 聖政流無窮之聞為 邦
家光祝已衆授簡請載之予曰賓主之意見於今日之所倡和
者已盡此可畧曰意之篤者詞必複其何畧之有乃載之是集
也坐有善繪事者為錦衣二呂君屠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
園雅集故事曰昔有圖此獨不可圖乎二君遂欣然模寫各極
其態因按其次第繫於卷中其始竝湖石坐者左為侶公右為
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娛之為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
具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

立竹間者左為李公右為顧公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
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為予共案坐
而持筆者為王公執麈尾者為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
卷則為秦公其集句已就之時歟若二君左為紀右為文英展
畫竝觀而圖終焉園中艸木非一種而竹多且茂故以竹園壽
集題卷首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又出屠公之意云是歲
六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長洲吳寬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國家定都于北又及百年比來都下生齒益繁物貨益滿坊市
人蹟殆無所容自畿甸以達于外年穀屢登人畜厭食舟車轉
漕數千里不絕可謂盛矣予嘗觀漢史稱文景之世京師之錢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爛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

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竊歎其盛至此不圖於今日復見之何其幸哉夫漢之所以至此者豈世道之自爾良由文景在上清靜恭儉有以致之耳考之當時為大臣者又皆質樸重厚以喋喋利口為耻若執法之吏則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之爲人人稱長者此所以助成一代之治化也蓋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無所措手足又何休養生息之有此法吏之得人民命之所以生全而國脉之所以延長也仰惟今天子在位一紀于茲聖德好生尤重刑辟治化流行固非文景之可儼至所以執法者則爲烏程閔公公少起科甲初授監察御史已有廉謹名自是出入中外竝為法吏名益振于時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廣東西戎務自公愈持重不邀

異功民夷感化嶺海晏然

天子嘉之召拜南京刑部尚書

居二年始改左都御史甲子再加大子少保公居位更持

大體憲既肅獄訟尤清長者之風無忝漢吏於是公年七十

上疏求致仕天子固留之且有端慎老成之褒士大夫以

爲榮冬十二月十七日爲公始生之期其僚友右都御史佾公

幸公之留而喜公之壽也告于法署諸公及與公素所厚者乃

皆作詩賀之佾公以予與公有鄉邦之契來以序請益予又嘗

觀諸史凡刻薄之徒深文巧詆號爲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

惟厚德之人往往富貴壽考不少差爽固天道之自然也今天

下如漢盛時非特殷富而已黃髮鮐背之老孀游閭里所在而

是問其壽非期即艾彼亦魚魚安知所以至此者則夫天道顧

獨於公遺之乎自是公壽當加秩當增尚安於位助天子

養育元元以成太平之治又將有序其事者然則七十之詩其
殆首倡乎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二月望日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吳中以儒名家者錢氏居其一夫人則同知靖安州用昭之子
而少育于其伯父樂琴先生孟書以歸于今山西參政祝公公
以文章擢高科以功業歷貴仕夫人所以享其富盛安榮者三
十年于茲今公既致政家居夫人年且六十心安體舒視明聰
聰怡然不知其老之至也其生八月三日子璫既托畫史為愛
日之圖而求太史天全先生為文書其上矣其子壻湯瑄曰吾
半夫人子也今為夫人壽獨無以寓其祝願之意可乎則圖所
謂麻姑赴宴者諉予書之予曰夫人之壽有太史為之文太史
之言至矣予尚何言即予有言豈能彷彿於太史之萬一也瑄

曰不然圖各有意意各有在幸子無終辭因為之言曰夫麻姑
非世所謂有道而僂者乎昔之記其與蔡經王方平遇者其言
荒唐怪誕不可盡信要之人少思寡欲以全其天年此事理之
所固有若夫熊經鳥申吐故納新而六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
者此則所無也何以言之古之人若秦始皇若漢武天下之事其
謀無所不致其智無所不得其力無所不取而於僂之一事終
不可致不可得不可取者豈秦漢之謀之智之力不若人也蓋
以求於事理之所無者故爾夫人莫彊如秦皇莫富如漢武而
於僂猶若此況下秦漢之萬萬者哉此世之君子所以無僂也
今夫夫人生長儒族而來嬪君子以養其心以檢其身以和其
家者既無所不至可謂求於理之所有者矣是以康彊悅豫獲
享大年豈非亦事之所必有也哉而况膺封典被寵渥有

君上之恩娛心志享甘旨有子女之養其所以爲僊者益多矣
彼世之所謂僊者果足爲夫人慕乎然則斯圖也可以無作而
復作之者其亦假是以寓夫祝願之意也夫丁亥八月朔日序

壽王孺人序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王君克深奉 上命出按浙西蘇松
常鎮四郡歲滿將代還 朝君廣平威人也母汪氏蒙 恩封
孺人既壽且康以享祿養于家君欲便道登堂爲孺人壽來乞
予一言予以君有可以壽其母者應曰唯唯蓋常鎮間有大渠
凡兩浙漕粟率由此以達于江或以其水淺隘宜浚鑿者言于
巡撫大臣大臣適務納群策欲興利東南遂以其說可用也發
四郡民夫萬餘往赴其役然不知渠實於漕舟無妨也時農方
務收穫日夜供賦稅事譁然畏行君聞之曰農旣無暇又時四

寒人將斲瘞此豈施畚鍤時耶即移郡縣止之未幾天大雪寒
甚江湖皆凍合人履冰而渡婁人僵臥不能出戶向之役者於
是舉手加額曰我輩微王御史凍死水濱矣迨明年春雪益甚
平地三尺餘菜麥皆不熟入夏淫雨連月下田成巨浸穀價踴
貴民飢甚大臣遂下令勸分一時健吏奉行恐後料人貲產使
出以助有司往往不得其實或盡出所有不足則伐木撤屋以
給貧者貧者無實惠富者廢恒產人情兀兀相率有流離之勢
君廉知其弊復移青郡縣大臣尋亦悟事寢而人始安爭益感
君君之行事它皆不暇書獨此二者有及人之惠故書之夫君
之惠及人旣多孺人之壽吾不能量也所謂有可以壽其母者
以此孺人以洪武己卯生今年八十矣有四男子其季御史君
一女適大理評事廣宗陳觀觀予同年進士云成化戊戌歲春

正月八日序

丘母太安人壽詩序

當子產之初治鄭也輿人歌之有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之語及三年又從而頌之予嘗歎春秋之世去古未遠為國者以禮法繩其下下輒興謗如此及其久也政澤既洽公論始定而頌亦興焉則又見人心之古猶自若者向使子產之治鄭也未三年而止吾見其終負謗而去安能自明於後世哉雖然謗者凡民之無知者耳君子之察衆惡必不因凡民之言而無遺愛之許也鄱陽丘侯時雍來守蘇郡郡甚大而侯之才則長簿書獄訟談笑而辨治既有餘力將興文事舉禮儀而先之以館舍學校之修建當是時民固未信也相與譁然蓋陽受其役者雖若不堪而陰被其賜者亦不知也侯既以濶畧自信為之益力於是

以例報政於朝槩以不謹去職一時士之有志於國家儲人才者相與深惜之然侯為人不獨長於治郡而已性且孝公務稍暇退事其母太安人者甚至凡吳中水陸珍品悉致之以為朝夕養及是將歸其家告予曰嘗嘗恨吾母老不得專意養之今雖不及共臣職得共子職足矣且曰蘇之士大夫嘗設二十題繪圖賦詩為吾母壽而序文尚缺願為我書之予應曰諾父之始克酬其請蓋昔之為賢子者養其親也以道其為母之賢者享其子之養也亦以道以道雖處窮陋之鄉終日啜菽飲水其中樂不以道雖處崇高之位終日烹鮮擊肥其中不樂也惟宋歐陽文忠公之貶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謂其子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人至今稱賢母子今侯之去職也亦三年矣子產之謗雖不能止於當時而公論亦已定於今日其為之子者既

坦然而無愧則為之母者宜釋然而無憂而況人情安乎故鄉
非若文忠之遭貶乎又有子專意以養不為官守之所紛擾乎
樂其可勝言者凡侯平日之為養必以祿俸吾恐鄱陽之人疑
太安人之或有所不樂也故推侯之以道養者書以為序予又
聞侯之將歸其鄉也道由吳中奉太安人以歸屬縣持白金為
贖者凡千兩侯悉揮去不顧若然則侯之賢過於今人遠矣因
書之以見其所為養者益以道云太安人某氏為贈刑部主事
某之配其生為正月三日明年壽八十矣

靳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太孺人范氏出京口名族為溫州經歷靳君某之配今翰林編
修貴之母也少得婦道事溫州有賢名溫州以廉能為上下稱
重去郡二十餘年人猶思之道京口者必問安否人以為必有

妻以相之也初太孺人屢孕不育欲為溫州置妾溫州不可而
止既而生編修君則太孺人年幾五十矣編修君志向既高力
學不怠遂首冠鄉舉及禮部廷試並在高等一日文名殆徧
天下人又以為必有母以教之也其既授秩翰林乃迎養其母
于京師居二年偶以私事乞歸於是太孺人當受封典有日
顧不少留以待復從其子而行行有日編修君走予告曰吾母
老矣以其祿仕之故往來道上不獲安居自媿無以樂其志者
柰何予曰樂哉蓋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及壯而去之遠亦莫
不以鄉井為念況年老者哉況若太孺人之處閨闈者哉暑雨
初至河流暴溢順流而南行不必至其鄉而樂矣及夫長江既
達金山在望舟行而將艤則不必至其家而樂矣於斯時賓客
親戚以及郡縣聞子之有壽母而歸也相率造門稱賀而子冠

帶儼然侍立左右舉觴酬酢太孺人有不樂者乎曰樂吾所得
同朝士大夫詩數篇將及其時歌以爲壽願書其說于上遂書
之

皇甫母壽序

今世以慶壽爲事者歲不知幾人豈今之人獨好平事哉天下
承平旣久人得全其天年喜而有慶人情固然然慶者在人受
其慶者在我能思吾身也孰從而生吾壽也孰從而致則世之
不敢受慶者多矣吾邑皇甫君彥明以永樂己丑生至今成化
戊戌年旣七十其配吳氏年亦六十有五親友將往慶之如常
禮彥明矍然不敢受然慶者亦闕然不可遏則曰吾幸有老母
在堂明年壽且九十願移所以慶吾母者爲吾母慶何如其子信
邪學生也使來質之予予曰若翁可謂善處壽者矣知所以自

其身而不遺其親知所以及其親而不違乎人厚乎人倫近
人情其誰曰不可行於是歲四月十有四日其母之生朝也客
皆登其堂再拜其母畢然後向彥明夫婦亦再拜君子謂皇甫
氏之有慶也可以觀孝亦可以觀禮遂載之文而傳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六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述祖德之作宋謝康樂有之自謝以後寥寥焉夫世之詩人竭
 歲月疲精神斂弄風雲刻畫泉石以至一艸木一禽魚之微皆
 蒙題品獨於先世吝不吐一詞及之其曰往事也惡庸知又惡
 庸傳嗟夫有美弗知知而弗傳古人之所深誚其不明不仁者
 也彼風雲泉石艸木禽魚人知之人傳之雖不題品何害顧乃
 役志於此忘情於彼其亦識輕重者乎縉雲趙侯來自荊州示
 予詩一篇所以述其祖德者甚備凡氏族之分析家居之轉徙
 官爵之封拜學術之傳授無不附見蓋不必閱譜牒讀傳志而
 其數世以來具著篇中予受而讀之愛而取之而忘其詞之於

康樂何如也乃復為之引之一時讀此詩者別有題識于後侯名璉字士英以監察御史出知荊州多惠政號賢大夫云

送劉武陵詩引

劉君與清以名進士初出為武陵令其友陳吉士玉汝取桃源八景率諸同志詠歌而投贈之屬三引其首蓋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內今則別自名縣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稱于世是固所謂桃源乃晉漁者逢避秦時人處也其事見陶靖節記甚悉予嘗愛其說曰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噫何藹如太古之風也世代既遠人蹟益通而與清適宰其地志銳而才長循吏之效當復見於今日吾知武陵一聚一落之間皆化而為桃源之人也京師去彼雖遠政聲流傳如東西州吾將側耳以俟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引

戶部員外郎湘陰邵君汝學出守楚雄其僚友趙良玉與諸年賦詩贈之推予引其首汝學少有孝行及為吏治錢穀展其長材遇事無難易輒辨楚雄在雲南大郡也其為守也固宜然吾聞命下之後大司徒獨惜其去者何哉蓋今關東西仍歲大旱飢民相食天子不忍使其民至此邇者詔發粟百萬俾大臣擇其屬往賑之使汝學尚為部官其在行無疑救荒之術必有可觀者宜大司徒之惜之也夫以汝學之賢能如此關陝之人失之楚雄之人獨得之是行也其不可為楚雄之人賀也乎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蜀之成都有二江為秦李冰所鑿民堰之可溉田數千頃比歲大旱蜀人苦飢以堰壞而水無所障然耳巡撫大臣因奏請立

監司官專領其事 朝廷從之然治水所在必有獄訟於是擇其人得刑部員外郎劉君世熙蓋君嘗為工部屬治漕渠有績及遷刑官其職益舉遂擢僉四川按察司事以往而或者則以世熙長於法律當畱為司寇助不當輟之西南數千里外所職殆與古稻人等是不然夫蜀人以旱故為餓莩者不可勝計使水利成必不至此今之刑官固多能平反冤獄然一歲所活有若是之多乎况君聽獄固自不廢乎士大夫相率送之以詩予為世熙賦 不好久則序其事而復以詩繫于後云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游西湖詩十首大興隆寺無相宗師之所藏也蓋公與察友同游而宗師實從因以所得詩書而歸之予不及識公獨聞宗師談公高致以公不安謁人居閒輒過其廬

飲茗清坐往往至日暮始去他人或具酒肴邀之有不赴者因思公不可復見至于欬歔不已他日乃出此十首請予書其前予心重公而因循未果則宗師亦已去世矣及是其徒德瑾始復道其師之意曰此吾家故物幸卒書之公平生簡重清雅與俗寡諧一時同朝有善謔者見公亦不敢狎侮而方外士何為獨得於公即此則宗師之賢亦可知矣昔宋惠勤從歐陽文忠公游感公之德終身不忘蘇長公稱之以為士大夫或不能及宗師其勤之流歟瑾有戒行類其師師沒而能寶此亦可重者歟其詩後有和者予未暇及獨亦嘗游其地有詩數首聊復書于其後而歸之

乾乾齋藁引

楊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學發而為文不為駕空浮浪之語而有

據事切實之意予竊愛之往歲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務清
簡益得肆力於文蓋雖應人之求亦未嘗泛然苟作也故自弘
治已未至辛酉歷三載僅得此數十篇頃以考績至內閣大臣
以纂修會典事嚴奏留之予每與共食見惟文食已輒操筆屬
艸其精勤如此惟立少予一歲而彊力不衰今書成南還其著
述當益富予安得盡觀之乎

游吳中西山詩引

弘治丁巳三月十七日石城先生將北上過吳中諸友告別予
與文宗儒邀為西山之游乃約馬宗勉林朝信及子姪奕同行
舟泊閶門雨忽作客有言僅可登虎丘者宗儒作色言曰游必
西山有言虎丘者浮以太白蓋虎丘非不佳以熟游故爾舟至
楓橋雨漸止自支硎輿行至天平而返凡行四十餘里歷數山

或陰或微雨其景益奇緣山游者多晴時未有見雨景者是日
入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素髮數寸見客相視矐眙明旦詣予
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久矣予憐其意為書途中所得二絕句與
之後八年石城檢沈石田畫卷俾書其上茫然不記一字但別
有四韻存稿中亦記天池事者遂書之及已未三月適是日復
雨與石城讀進士廷試卷偶憶前事復得四韻併書於後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舜命九官其二為夔龍夔典樂龍作納言終舜之世不聞有再
命者蓋惟任之專故二人得久於其官其職皆修而能助舜之
治也然後世亦有專於任人者其人或反敗事此可見舜於二
人擇之於先者之慎也故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

遠矣因臯陶而於夔龍有可知者徐氏兄弟曰夔曰龍夔既長好文以其父可臯府君遺命不遠數千里來京師請字於予益予與可臯有外族之好故夔有以請耳顧予無以為字者特本舜之命字夔曰舜樂龍曰舜言夫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舜之所欲而夔之所當教者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之所惡而龍之所當察者也今去舜已遠其言載於書者昭然具存讀其言如生其時以夔所當教者繼其氣質之偏以龍所當察者去其言語之失所以成中和之德絕讒慝之行而為君子之歸此二子所當知固而父之所望而予之所字者之意乎

黃氏二子字說

黃仲和有子二人曰鶴曰鵠予嘗字鶴謂之鵠頰之和仲復請予說其意予曰此詩邶風之云也然詩特言燕之飛而上下耳

若夫鶴鵠又鳥之大者其飛則上薄雲霄一舉千里豈燕之比哉雖然鶴鵠固同為鳥其所出猶殊兄弟者同氣而生之人也友愛急難之情詩人嘗以鵠鵠喻之矣至於天秩之禮則不以恩而廢者故其上也如行之當先非欲陵其弟為兄之道然也其下也如行之當後非欲遠其兄為弟之道然也閨門之內各止其所而長幼之序得又若鴻鴈然夫得其序列和矣和則樂矣詩又不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二子當終身誦之

陳鉉字說

陳世業農王汝獨以其先處上君之命從儒者游績學攻文遂登鄉貢且將取甲科入官矣然嘗念先業不忍棄則以農事授其長子而名之曰鉉鉉既冠使來求予字而教之蓋孟子述齊人之言曰雖有鉉基不如待時為字曰以時鉉也思而父命名

之意無情其身無違其候以無荒其田則汝能子而父汝嘉矣
翮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汝其于而舉之周頌曰序乃
錢鏞奄觀銍艾吾將從汝觀矣

張進士兄弟字說

張進士瑋謁予告曰瑋與弟璨辱先生字久矣以其說請亦屢
矣幸終以一言教之此豈特瑋兄弟之意實吾父之意亦吾先
大父之意也蓋吾游南龐時瑋尚幼侍其大父助教公讀書官
舍中公嘗遣之來學因求予字而教之今十八年矣公手書尚
存而瑋復惓惓于此予忍負之哉夫瑋璨皆以玉言玉物之可
貴者也然其所以可貴以玉韞於石而與石異故耳則若所謂
燕石與玉似者亦可貴乎蓋珉珠之類可以惑衆人而不可以
惑良工必使良工曰是玉也乃其可貴者也雖然溫潤而澤縝

密而栗玉亦非寡也必其質之大光之著如瑋璨之謂使良工
曰是嘉玉也是美玉也乃其真可貴乎人之所以異於艸木鳥
獸者其為狀非特玉石之可混也有人於此其名入其實艸木
鳥獸則何以立於世必能盡所以為人之實而與艸木鳥獸異
焉及其德之所就不徒曰人必曰是吉人也是賢人也則其真
為可貴非嘉玉美玉之謂乎故字瑋嘉玉璨美玉者如此瑋方
登甲科為世用如玉之薦於宗廟以禮乎神合於記禮者之稱
矣而璨亦好學有文蓄而未發其待賈而沽者歟

鍊柯說

松栢之生與衆木等耳惟松栢多託根崖谷間不為石所扼且
其枝葉鬱茂歷歲寒而後凋又不為霜雪所摧則非衆木可及
者固其操之堅人故以鍊擬之可謂錚錚乎出乎其類矣予友

劉君與清早登進士第兩為縣令皆有遺愛聲及 召為監察御史立 朝侃侃聲益起內臺已而出按于閩于廣憲度大舉挫豪彊抑勢要兩道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君嘗行于野見松栢挺挺堅不可屈若有契于心曰士大夫所守當如是因以鍊柯自號交游間知其善取乎物也稱之不以字必曰劉鍊柯後君超遷太僕少卿人猶以未足展其才也居三年會四川缺巡撫大臣吏部以君名上 詔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君乃走予告曰往以鍊柯自號蓋欲厲乎已耳然未有著于文者敢以是瀆予素知君不獨其操類乎松栢也而材實類焉今夫君奉天子令出以撫治者非蜀乎按其地東連陝洛西控蕃夷陸有棧道水有峽江天下言地之險者莫過於此而民之易動者亦莫過於此夫地險而民易動若與內地異也顧昔多辱名臣治

之其尤著者若李冰之水利文翁之風教諸葛孔明之政績皆不暇論其近而卓卓者有張益公蓋其以鎮靜為功恩威為德所以御易動之民於將亂之日晏然如平時者非其材之大能含蓄于蠶叢之國于胸中何以得此彼松栢在山上干雲霄其幹連抱大匠伐之以建清廟明堂宏壯可容萬人材大故也與清適類乎此一鍊柯果足為君道哉雖然材大而操無可取與樗櫟何異故終為此說以復之弘治庚申夏六月己酉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謝表

臣某伏以西府崇巖位遇均於將相貳樞贊畫責任重於朝廷政論與聞本兵是寄蓋欲折衝萬里之外于以坐論一堂之中苟瘝厥官適重其咎伏念臣遭遇聖明久塵任使屢前而卻知

不足而心有餘既仆而興威未加而恩已至非惟蒙保全之大造何以被特達之深知起自南官委之西事固嘗受鉞未成充國之功將以息民竟出魏絳之策方國門之待罪遽樞筦以承恩懇避莫諾會榮是愧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知出無為仁而有勇肇位四海而機柄獨操咸和萬民而衡石不設大以事小恒施仁於小邦安不忘危每念戰為危事用人如用藥不遺馬勃牛溲取士若取材官棄竹頭木屑故茲迂拙亦在甄收臣敢不勉竭庸虛上承知遇感激難逢之會奮勵無能之資後樂先憂期不負於素學外攘內治以無玷於清班載有群策之兼收坐致三邊之惕息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疎遠之才自前

代以來逮我 朝而盛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言月露風雲

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益必先擇于有司夫然

後狀之 天子是惟 聖祖敷求之意至于 文孫恪守

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朴魯學本空疎呻吟咕

畢之間以歲以月游息範圍之內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竝

預甄收之數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

之清問榮隨 寵至感與媿并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稟上

知之資居 大君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

明好問而好察惟末學幸遇乎 大有作為之主故直言得行

於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偕矣方

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忽在筭而被體禮儀稠疊顏面忸怩其

何德以當皆不求而至臣等受茲 寵遇相與告言一飯不忘

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於賢科再期 聖德之益
崇永保天休之滋至

擬 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具官臣某欽蒙 聖恩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者虛叨厚祿已
玷清班 寵賜新編尤過素望領受之際感激何如臣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伏以居上克明成湯見稱仲虺為臣不易孔子嘗
告定公欲監成憲以無愆必學古訓乃有獲布在方冊昭如日
星惟茲一卷之書實有三代之意蓋後六國而為秦漢又越八
朝而得李唐在太宗為君始也用魏徵之言躬行仁義故貞觀
之治終焉視姬周之世庶幾成康凡其紀錄之祥無非治理之
要用忠良而來諫諍遠聲色而杜讒諛土木之功不興效夏商
之卑宮室禱祀之事既絕陋秦皇之慕神僊戒敕儲貳之守

尊崇師傅以輔德經書禮樂討論無遺貢賦兵刑審處必當此
其大較未易盡言其為說心乎四十篇而垂統至於三百載厥
後張九齡金鏡之錄茲維權輿又如李德裕丹扆之箴得其梗
槩董史不作兢書可追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聖治日親化

工天運終始典于學厥德自修左右惟其人求賢不及慨然有
詔美矣是書欲日聞嘉言既俾詞臣之進講謂世之善本特令
工匠之翻刊校正精而無魯魚亥豕之譌 賜予重有若鍾鼎
琬琰之貴千年視為糟粕一旦發其英華竊惟唐之盛時顧獨
兢有先見書名貞觀意在開元惜不用之當時幸獲遇於今日
臣既被茲 殊渥豈敢視為虛文由魏徵之語而師臯夔期終
身取法乎上推太宗之心而祖堯舜願 一人允執厥中

文武百官請

太皇太后立

皇太子第二表

伏以 慈宮地迥修五福於昌辰溫室日高敷 重光於昭代
所以承萬年之統於是繫四海之心事重協從理宜申籲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坤儀久著王化攸資保育 聖孫彰地道成功
之大誕生 元子衍天潢流澤之長恭惟保 國之謀特有建
儲之議鴻名當正大本亦安長樂遙瞻既合詞而上請 俞音
未獲徒深切于下懷據 先朝之舊章詎宜遲緩為今日之
盛事再盡懇誠候 金冊之渙頒仰 紫宸而顙望

第三表

伏以 太極無為妙化工之發育前星有耀宣象緯之光華天
道應而昭彰人謀從而翕集未勞謙讓必仰贊成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竝虞嬪功同周妣慈仁性厚元為中壺之表
儀顧復恩深長享 一人之奉養衍 本支之彌茂致 宗

社之益安臣工鼓舞於龍墀已洽 朝廷之慶使者渙頒平
鳳詔復增海寓之歡是宜正位於 東宮相率陳詞於 北闕
懇忱交積煩言遂至於再三 懿旨尚稽渴望寔同乎億兆仰
祈 慈訓深啓 宸衷國之大猷成湯不忘乎遵守事有先務
堯舜斯急於推行況 舊章可考而具存惟 大本相傳而豫
建斷乎不惑策當定于 禁中勿以未遑禮必舉于歲首冀成
盛典誓獲 俞音傳萬世而奉 宗祧 皇圖鞏固處 重闈
而膺福祉壽域崇高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 恩表

伏以雲龍風虎前人收汗馬之功鍊券金書 當代舉劄符之
典 恩光揚於介冑慶澤被於子孫聞 命驚心受言愧汗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博厚高明功加于時知

祖宗創業之不易賞延于世念臣下與國而同休爰施天地
雨露之仁再謹河山帶礪之誓遂令枯朽亦被沾涵錫以舊
封在周室五等之列給之常祿勝漢家萬戶之名凡所遭逢將
何報稱衝沙漠天山之霜雪敢惜捐軀挹雲臺麟閣之丹青尚
期接武雖駑駘徒費平芻粟而海嶽聊補平涓埃載輯載橐示
干戈弓矢之弗用來王來享致珪璧琮璜之竝陳欣覩四方之
無虞敬祝一人之有慶

頌二首

豐年頌并序

臣嘗讀詩周頌至豐年之章見周家以仁厚立國安養斯民致
茲天既以昭其德若夫春秋桓公三年亦書有年君子則以桓
之德不足以致而書之所以著其異且以著餘年之不有耳故

詩以其常而詠春秋以其異而書其說各有在者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敬天勤民一念以之傳之
列聖以至今上皇帝益守益承罔敢怠忽乃成化紀元之
十年天下極安歲則大孰寔有周家之慶當為周人之詩臣因
竊取詩人之意撰為頌一篇非敢言詩亦惟詠其常云爾其詞

曰

聖人在位立天下中位不惟大德惟其崇聖德伊何廣淵
篤恭何有外朝何有深宮何有出入何德不逢以茲對越
一祖四宗祖宗在天精神與通惟聖勤恤和我受民不殖
貨利不好游田謂民雖微獨於我親爾飢爾寒爾勞爾勤孰爾
惠鮮屬我一身天監厥德保佑且申曷以昭之降茲豐年豐年
如何多黍多稌亦有稻粱盈彼廩庾亦有秉穗遺彼場圃始于

京都延及三輔以及吳越以及齊魯道不拾遺家不閉戶為裳
為孺女有餘布以祀以享男有厚醪鼓腹而歌垂髫而舞彼白
者叟此黃者孺皞皞莫知其故人曰 聖人聖則無為
儼然南面有垂裳衣操其柄觀攬其綱維左擇一相是訓有司
聖之所為則止於斯若昔堯舜萬幾兢業未治皇皇既治愒愒
聖心符之求治益切益懋大德肅又謀哲雨暘適時寒燠應節
豐年之慶四海一轍小臣不文載紀聖烈

平胡頌 并序

胡元主中國九十餘年侵越我疆土瀆亂我彝倫改易我制度
腥風汚俗民化于夷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變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起于南服提一旅之師平四方之亂迨
兵至元都 皇威烜赫遂龍元君而走之於是疆土以復彝倫

以明制度以立海宇廓清乾坤再造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功
也 太宗高皇帝入繼大統克篤前烈制禦既嚴攘却尤遠
列聖傳序端拱于上邊徼晏然至於今日武事再修深襲輒捷
皇上慨然以古黷武為戒將銷兵歸馬專事文教期與臣民同
享嘉靖之樂臣生逢其時承乏史氏宜有紀述以傳示天下後
世因撰成平胡頌一篇然必述 高皇帝者蓋周之成王嘗
成伐奄伐淮之功周公作詩不以為誇而大明之什特舉武王
肆伐大商之事為言其義蓋有在也臣敢竊取其義而為之詞
其詞曰

皇天徧覆以莫不容惟其截然此華彼戎禹蹟茫茫戎何敢越
越而猾夏天則有伐伐不自為實託之君君奮其威應天順人
赫赫 太祖維湯維武天戈所揮孰敢予侮胡起朔漠瞰我

中原長驅入之竊稱有元厥罪未悛興師往問城社寥寥虜則
宵遁虜既遁矣假息冰天驚馬悲鳴幹難之壘是曰平胡何有
漢祖平城之厄以報千古 皇成其旅縱彼勿追彼順天命敢
拒王師是曰平胡湯武奚讓輯寧未清以伐以放風俗百年淪
胥于夷仗旄秉鉞汛之掃之屯民有主安其家室以及冠裳以
及飲食罔不得所克長萬夫內修外攘是曰平胡徧師巡行肅
清沙漠馬牛其空匪示以弱大變克除大功克成是曰平胡遂
開太平挫逆以威撫順以德接蹟來降數累千百歲時朝貢稽
首闕庭孰繫其首而請長纓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平胡之功
垂裕萬世

致語七首

上元節

皇太后宴致語

臣聞天心正而璣衡平斗杓初轉夜氣清而宮禁密禱既成
華燈綴明月之殊廣樂張洞庭之野燭龍啣火放高談於天門
川后靜波扇微和於靈沼仰坤儀之可象瞻壽域以無疆瑞雪
飛揚綠樹碧簷休報曉暖烟浮動瓊樓玉宇不知寒俯視人間
風斯下矣深居天上夜如何其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育
聖神化行慈儉配地有載物之德博厚能容補天成煉石之功
勤勞多助俯膺達孝坐閱昌辰初進千觴挹金莖之清露載陳
四韻採黃竹之遺風詩曰
仰望慈顏一笑開九華燈影接蓬萊盡教霧閣雲窗未遣香
車寶馬回樹杪天潢垂島嶼空中海市結樓臺柘袍侍宴良宵
永不是尋常問寢來

上元節

皇上宴致語

臣聞四時之序春秋於正月必書三代以來禮樂自天子而出
歲首載臨于嘉節天心允愜乎群情朗月光重華星色正況逢
百年無事試看四夷咸賓西被威聲胡賈涉流沙而貢異獸東
漸德教倭奴浮巨海以獻名香虜馬遁而不敢南窺蠻烟消而
相將北附萬機斯暇良夜未央恭惟 皇帝陛下賓日授時
繼天出治居左右而行慶賜萬物咸新登圓丘而致精誠百神
竝享虞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當日昃而未遑合禹貢而奉一
人廣陳玉食衍箕疇而錫五福成造春臺臣等幸遇治朝叨居
樂部謹呈口號用寫心聲詩曰
鳳閣遙瞻七寶牀龍輿初下五雲鄉綵花競剪春偏早金炬齊
燒白晝長真見海中浮閬苑不從馬上奏霓裳 君心化作光
明燭採得民謠愛末章

聖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夏曆載頒共喜天時之正魯臺遙望將書雲物之祥陽氣
先回於朔方瑞星特起於南極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恭惟

皇帝陛下懋德建中對時育物御聖人之大寶居王者之明堂

垂衣裳以受朝山呼殿陛執玉帛而來貢雲湧蠻夷惟周文克

厥宅心宜虞舜必得其壽醴泉甘露却雲表之金莖芝艸嘉禾

陋曲中之黃竹開八方之壽域登一世于春臺臣等咸造金門

近瞻丹扆建皇極歛五福用推箕子九疇之言綏萬邦屢豐年

願上周公七月之詠八音竝作四韻先呈詩曰

海上蓬萊日月長 僊家又進紫霞觴 載歌白雪從金母 遙見紅
雲捧玉皇 率土歸誠真有道 自天申福正無疆 新詩製得當筵
獻 此是康衢第二章

端午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 一人富有乎大業威德常新四夷咸賓於治朝方物畢獻游豫斯同乎夏諺樂豈已見于周詩幸預榮觀共誇盛事恭惟 皇帝陛下丕承 列聖宏覆兆民惟措世於無虞乃乘時以為樂適臨重五暫輟萬幾講筵久重乎修文禁苑不忘於較武震雷霆而跳躍勇士來虎賁三千躡雲霧而騰驤名馬出天閑十二張弓挾矢爭脫轡以如飛伐鼓撻金兼擊毬以為戲呼聲動地角藝入神翠華既駐於僊山清蹕俄移於靈沼魚龍竝躍鵝鶴齊鳴錦纜牙樞光動洛川之上繡旗羽蓋影浮瀛海之間廣便蕃醉飽之恩及于臣下無馳騁流連之樂監于先王載託新篇用娛高宴詩曰欣逢佳節觀宸游萬歲山前御氣浮赤驃追風過上苑黃龍戲

水在中流旌旗盡繞軍容盛臺榭高登月今修周園要知行幸少艸深麋鹿自呦呦

中秋節 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日馭載驅誇父遠追于南陸斗柄橫指尊收正位于西方秋光喜遇平分夜景願言均施騰歡聲於四海樂莫大馬行遠孝於 一人養之至也地大物衆天高氣清酌壽酒以齊傾望 慈宮而上獻涼風生玉宇織女早進禕衣清露溢金盤娥自和靈藥乃罷拔河之戲仍為玩月之游泛水先臨太液池舟牽錦纜乘雲試入清虛府曲舞霓裳萬物生輝六宮同慶恭惟 皇太后陛下坤儀靜厚履德柔嘉誕育 聖躬久著虹流之瑞維持王化允為風教之端有開必先宜享其盛惟稱頌之不足豈歌詠之可無詩曰

瑤池開宴瑞雲紅，秋到人間喜正中。水落銀河如噴雪，天高琪樹總含風。佳期不與三山隔，樂事須教四海同。萬里僊橋真可度，素娥爭候廣寒宮。

重陽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四時行而百物生，當素秋之令節。一人慶而兆民頌，得華夏之歡心。旣省歛以重農功，仍習戎而班馬政。事因時舉，樂與民偕恭惟。皇帝陛下乾健長旋，離明畢照。念祖宗之創業，常見蒸糲欲黎庶之安生。每為宵旰，軒尊居五位，獨斷萬幾。嘉與四方均臨，重九宮中稱壽。先仰奉乎，慈顏闕下。賜醕載俯，推平大賚。黃扉爰啓，玉食斯陳。雲表露華，挹金盤而屢獻。海東霞彩，裁錦障以旁施。可以登萬歲之山，升高自邇。於馬望九州之野，視遠惟明。故事旣修，新聲宜播。詩曰：

百穀豐登海宇寧，乘時游豫駕初停。雲開漢殿翔雙鳳，風轉光階動九莖。涼氣已隨卿士月，祥光先見老人星。玉盃酌取黃華酒，願奉明君享萬齡。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和風拂拂，輕冰初泮。九龍池皓月團團，薄霧全消。雙鳳闕念良宵之易度，覩佳節以重臨。旣授人時，宜從世俗。恭惟皇帝陛下，祿位名壽備于。聖躬睿知，聰明出于庶物。有周文王之德，無淫于游觀。如韓昭侯之言，每愛乎嘖笑。長承景運，屢致豐年。巍巍乎居上不驕，皞皞如與民偕樂。華燈齊放，光輝照耀於千門。玉醴畢陳，和氣薰蒸於六合。乃罷曼衍之戲，爰歌麗則之音。載助清歡，少娛高宴。詩曰：金屋沉沉奏管絃，紅雲高擁柝袍鮮。邊城屢報全無事，史筆重

書大有年燈火滿空垂列宿樓臺平地貯群僊 天門北望
清光近 賜得黃柑次第傳

卷一